

17K.COM



易学界的千年诅咒之谜 天机不可泄露的背后真相

中国易学小说第一书

竹林探月 著

BU WANG
ZHI
WANG

王之

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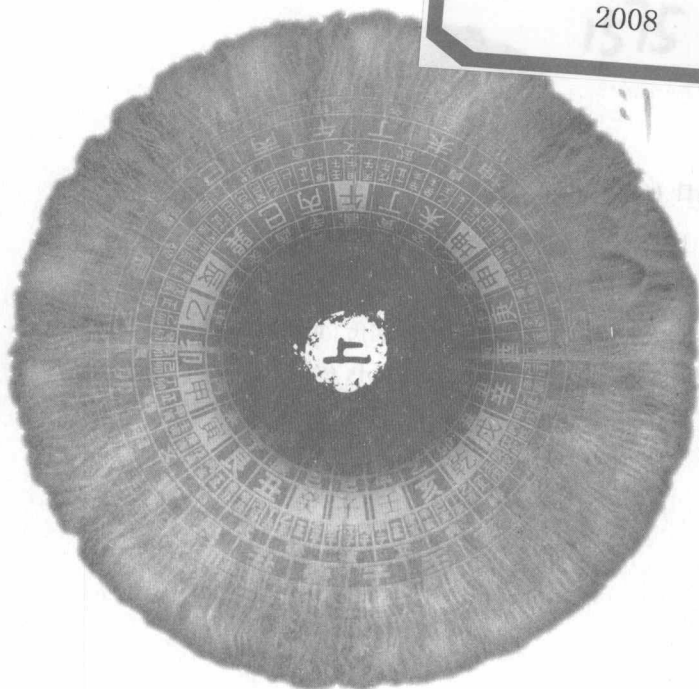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I247.5/1575

:1

2008



中国易学小说第一书

竹林探月 著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卜王之王·上/竹林探月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8. 3

ISBN 978-7-5086-1116-7

I. 卜… II. 竹…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24915 号

卜王之王·上

BU WANG ZHI WANG · SHANG

著 者: 竹林探月

策 划 者: 中信出版社策划中心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 14 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6-1116-7/I · 65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http: //www. publish. citic. com

服务热线: 010-85322521

E-mail: sales@citicpub. com

010-85322522

author@citicpub. com

序

易海茫茫是非多，亦正亦邪理清浊。

船头钓出阴阳鱼，三界原是五行说。

易，源于伏羲大帝；卦，源于周朝时期；仰观天以成象，俯视地以成法；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因此而演绎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荒，八八六十四卦，包罗三界万事万物在其中。后汉大学者郑玄在他的著作《易赞》中将周易高度地发挥，他说：“就易而言，有简易、变易、不易这三种含义”。而明朝国师刘伯温在他所著的《卜筮正宗》里又进一步发挥，他在《黄金策》的第一句说：“动静阴反复迁变”。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周易是一部研究推演事物发展变化的多样化的“方程式”。

易，有数理象三种定义；数定于天，理法于地，象成于人。故有一乾二兑三离四震五巽六坎七艮八坤之卦数，一白水星二黑土星三碧木星四绿木星五黄土星六白金星七赤金星八白土星九紫火星之宫数；故有阴阳分明四季寒暑之通理，五行生克制化兴替循环之变理；故有天法地——地法人——人法自然之物象，从而达到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慈孝忠廉律之体象。

易，是以有形之物事进行有价值的判断而论定，或是以抽象之事物进行有价值的判断而论定。也就是说：是以探求价值判断为前提，是以获取判断价值为宗旨，将价值取向放在中心位置而定论。

儒家学易：以智为根，学而优则士，礼德法为先。只要守正，按照客观规律去做，该强健的时候强健，该顺从的时候顺从。阴阳媾合，刚柔相济，无往不利。即使自己的才能没有被发现或未被重视，就像一篇好的文章一样，早晚会发光发亮，隐藏不住的。不要看重自己，要目光远大看重整体，体恤下情顺从上意，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伟人圣人，也只有这样才是习易为人的处世之道啊！作为一个领导者，要慈祥于面刚健于内，不怒自威，识才善用；运筹帷幄，网织天下；德情并施，矫正律己才符合易经理象啊。

道家研易：修身养性，炼丹补气；演绎道法，解惑释疑；以德为本，以柔克刚；知己知彼，出奇制胜。身强体壮是基础，世事练达即本领。袖里乾坤知时节，兴替进退一掌中。

佛家习易：修心养性，惟空惟悟，广施善解，种因得果。三界轮回，无生无灭；立地成佛，性静心明。润泽甘露，普渡众生；民安国泰，顺天之情。

圣贤赞易：五行八卦十二支，三才六府少人识；风水玄学皆定数，四七星宿笑君痴。颠来倒去说神奇，神奇平常各有理；袖里乾坤真妙诀，几人解得其中意。时来易觅金千两，运去难赊酒一壶；穷士获金千两，寒儒连中高魁。洞房花烛喜难挨，久别亲人重会。困虎助添双翅，蛰龙角奋春雷。农夫苦旱遇淋漓，暮景得生骐驎。

由此而知，易本易，易非易。既简单明了，又繁复博杂。《卜王之王》就是用通俗易懂的人物故事，从人生情感方面解释了“易”的黑白真伪，也从另一个角度批判了借“易”蒙骗的伎俩。“天机不可泄露”，本为蒙骗者之托词，故弄玄虚，掩饰其无知。易非易，是后人复杂化，派生出各种玄奥奇说。易本易，是告诉人们：天机就是自然的规律，也就是事物兴衰变换的内在规律反应在事物表象上。只是预知与未知与不知的不同而已。

易经是五经之首，是集众多学科于一体的哲学，是五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继承发扬是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职责。

戊子年乙卯月于北京尚都国际

自序

我从小爱好驳杂，尤其喜好文字和中国古文化，包括易学，但想把文字和易学融会在一起却只是八个月前的事。去年七月中旬我着手写这本书，想写这样一个当代小说界很少涉及的题材，写作的难度可想而知。我心无旁骛，呕心沥血，直到去年年底，这本书才算正式结稿。

这本小说并非完全写实。就像武侠小说中写武功一样，我对易学做了一些夸张的处理，包括与本书主线有关的理论，多是根据民间说法和灵异新闻得来的，但自有其逻辑上的合理性，读者看了自然明白。

我希望大家都能了解易学，都能去学一点我们的民族文化。由于易学的神秘性，长期以来它都被人们妖魔化了。其实命理也是一种规律，它跟牛鬼蛇神没什么关系，而命理学者也不是什么所谓的“神棍”。民间常有些算命先生假托神灵，那他可能是为了增加可信度而撒谎，也可能是对命理理解偏差，当然，您一定要提防，他或许就是什么都不懂的骗子。

这不是一个满天神佛的时代，但这个时代允许我们客观面对一些文化，澄清一些错误的文化观念。我一直觉得，当西方占星术中的星座知识成为时尚，我们的传统易学却依然被误解被疏远，这是很不正常的。引导人们去认识一个真实的易学，这是我的写作初衷。

讲到这里，我必须提醒大家，不要被本书写到的“诅咒”吓倒。学易不会引发任何灾祸，我只是在小说里尝试为“天机不可泄漏”寻找一种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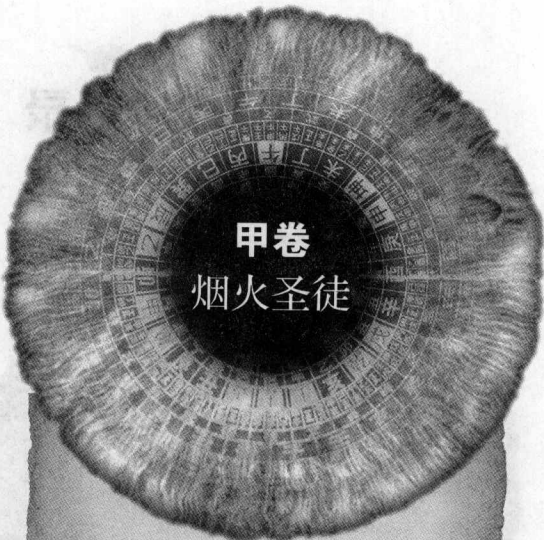
除了易学，爱情在小说中占了相当的份量。在这里我给大家讲述了一个有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一个能够带给您新鲜感的故事，因为它既现代而时尚，又纯净而古典。

零零碎碎说了这么多，最后感谢本书编辑，尤其感谢推荐我的小说并为之作序的王思翰教授，当然，最想感谢的还是所有的读者。正文远比序言精彩，祝你们阅读愉快。

竹林探月，2008年2月于北京



Contents 目录



甲卷 烟火圣徒

- 第一章 色劫,十年前的奇怪预言 / 002
- 第二章 穿寿衣的老人 / 006
- 第三章 六神现世 / 013
- 第四章 爱情,迷雾中的罪恶 / 017
- 第五章 昏暗的日子 / 021
- 第六章 面试席上的占卜师 / 025
- 第七章 大师的女儿 / 031
- 第八章 蓝灵的秘密 / 038
- 第九章 诅咒之谜 / 044
- 第十章 读心术 / 050
- 第十一章 尸灵子 / 056
- 第十二章 孤煞之女 / 059
- 第十三章 输了她 / 064
- 第十四章 挑战京城卜王 / 070
- 第十五章 不嫁秋风不肯红 / 076



乙卷 生如夏花

- 第一章 踏上死亡之旅 / 082
- 第二章 墓园里的神秘锣鼓 / 087
- 第三章 伊人青冢知何处 / 094
- 第四章 爷爷的秘密 / 099
- 第五章 迷情之夜 / 104
- 第六章 生死之夜 / 109
- 第七章 花枝招展 / 115
- 第八章 美人心事 / 120
- 第九章 佛门少女 / 126
- 第十章 首玄山之谜 / 132
- 第十一章 人就是一座宅子 / 137
- 第十二章 命犯桃花 / 143
- 第十三章 第六爻 / 148

Contents 目录

丙卷
飞絮迷离

- 第一章 苏醒的桃花 / 156
- 第二章 神秘邻居 / 162
- 第三章 暗夜的呼吸 / 169
- 第四章 灵魂出窍 / 176
- 第五章 阴阳眼 / 181
- 第六章 灵龟与青龙 / 186
- 第七章 剑与美人 / 192
- 第八章 梦中的孩子 / 199
- 第九章 真假姻缘 / 205
- 第十章 飞往长松山 / 214

丁卷
日落长松

- 第一章 双人房 / 224
- 第二章 《卜易天书》 / 230
- 第三章 花仙子 / 238
- 第四章 云深不知处 / 246
- 第五章 梦幻的旋律 / 254
- 第六章 千年古墓 / 261
- 第七章 推背图 / 269
- 第八章 推背外篇 / 281
- 第九章 墓中的女人 / 287
- 第十章 昨日重现 / 295
- 第十一章 女人当戒 / 302
- 第十二章 五行秘占 / 307
- 第十三章 黑暗妖灵 / 314

甲卷
烟火圣徒



第一章

色劫，十年前的奇怪预言

李闻霜背着棕色皮包，站在赤月小区的门口，手里拿着一张旧得有些泛黄的小纸条。纸条上字迹模糊，笔迹潦草，勉强可以辨认出是如下的几行字样：

这预示了你的一场劫难。时间是2009年6月，地点是一幢红色楼房，大概在第五层或者第六层，如果是第五层那么恭喜你，有惊无险，如果是第六层，你会比较麻烦，会有一个中年男人想要侵犯你，那男人左脸上有块黑色的东西，可能是痣。

这是一个男孩十年前写给李闻霜的预言。

那时李闻霜刚刚到一所中学就读不久，某天正在上自习课的时候，一阵风猛地将窗子吹开，把她戴在头上的粉红色头花吹落在地。坐在后面的一个少言寡语的男孩把头花捡起来，捏在手里呆呆地看，却不递还给她。李闻霜见了不禁有几分生气，便回身向男孩生硬地道了一声谢谢，伸出手说道：“请把头花还给我好吗？”

男孩愣了一愣，脸不禁红了，忙把头花递到李闻霜手里，张嘴想说什么，却没有说。李闻霜把头花戴好，继续低头自习，却不料后面的男孩突然将一个小纸团扔到她的桌上。李闻霜以为这又是无聊的暧昧纸条，漫不经心地打开一看，却发现是这样奇怪的预言。

有人会料知十年之后的事情吗？李闻霜不信；头花被风吹落就意味着一场劫难吗？李闻霜更不信。但这男孩的举动实在有些古怪，让她心里有了几分迷惑，她便将纸条随手夹进了日记本，想等十年以后看个究竟。

十年光阴流转，只是弹指一挥间。李闻霜出落成一个顾盼生姿的美女，也已经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作了一年。就在她即将把自己的中学岁月和那个男孩的预言淡忘的时候，这幢红色小楼却神奇地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时间是2009年6月，没错。

李闻霜把纸条折起来重新放进日记本，然后把日记本轻轻放回皮包。她抬头慢慢打量着眼前的的小区。

整个小区大概有十几幢楼房，都是清一色的淡红色，外观整洁漂亮，十分惹人注目。小区进门便是一个美丽的小花园，红绿繁芜拥裹着一条小路，通向小区的最深处。此时已经是华灯初上，小区门口热闹非常，进进出出的行人和车辆在李闻霜的左右来来往往。

这是北三环繁华地带的富人聚居区。如果不是李闻霜因工作调动要在这附近找房子，如果不是有一户人家在这附近低价出租房子，她很难想象自己会来到这里。

她下班稍晚，本来是跟房东约好八点来看房的，可是现在，她想起十年前男孩的预言，望着眼前红色小楼上透出的灯火，有了几分犹豫。时间不早了，自己一个女孩孤身出入陌生人的房间，确实存在一些安全问题。但她又不想错过这低价的好房子，犹豫了一下，便摸出手机，给房东打一个电话看看。

“林先生，我已经到小区门口了，请问您的房子在几号楼？”

“五号楼 601，你直接上来吧！”

果然是六层。李闻霜挂断了电话，心里泛起了一丝寒意。二十多年来她一直不相信任何算命之类的东西，现在她也更多地认为这只是巧合。但万一不是巧合呢？那这次冒险看房子的代价绝对不会小。李闻霜思忖了一下，还是觉得应该先见了房主再说，这样半途被一个小男孩的预言吓回去，就像个笑话一样。如果见势不妙，起码她还可以立即转身溜掉。

打定主意，李闻霜迈步走进了小区。

乘坐电梯来到五号楼 601 门前，李闻霜轻轻地按响了门铃。屋里传来一个中年男子的应答声，随后，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中年男人站在门后，热情地说道：“你就是李小姐吧，请进请进！”

李闻霜下意识地朝男人的脸上看去，确切地说，是朝男人的左脸上看过去。那男人脸颊白净，并没有痣，也没有什么伤痕。李闻霜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想，所谓的预言果然是不可信的，哪有什么左脸有黑痣的男人？她不禁暗自为自己刚才的犹豫而感到羞愧。

李闻霜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寒暄几句，便跟着这位林先生走进屋子。精装修的房间，宽敞明亮，干净雅致，的确是个上佳的住处。林先生彬彬有礼地向她介绍着房间的布置，间或说几句笑话，引得李闻霜发出阵阵轻笑。她觉得眼前这个人不但不讨厌，反而有几分喜人，加之房价较低，她便很想尽快把房子租下来。林先生也表示了乐意将房子租给李闻霜的意愿。两个人一拍即合，便准备签署租赁协议。

“房价已经很低了，所以我希望您一次能付清半年的房款。如果协议没什么

问题，请李小姐现在就签了吧！”林先生一面说，一面将一只钢笔递给李闻霜。

“没问题，我现在就签。”李闻霜爽朗地一笑，很干脆地回答。她接过钢笔，把协议摊开在茶几上准备签字，却发现这支笔竟干干的写不出字。她习惯性地

将笔轻轻地甩了一下，以便里面的墨水能够顺利地渗出，然而非常不巧，她这不经心地一甩，竟把黑色的碳素墨水甩到了对面林先生的脸上。

“林先生，真对不起！”李闻霜忙不迭地道歉，一面掏出纸巾去擦拭林先生脸上的墨迹。但她的手臂伸出一半，却不禁停在了半空，因为她突然发现，那滴浓重的墨水嵌在林先生白净的左脸上，黑糊糊的，极像一颗黑痣！

李闻霜不禁打了一个冷战，放下的心重又提到了嗓子眼，刚才燥热的心情也重新冷静下来。

“李小姐，你怎么了？”看到李闻霜神情有变，林先生赶忙问道。

不知道为什么，李闻霜突然觉得林先生刚才那张和蔼可亲的脸，一下子变得有些诡异狰狞。她不禁又向后倒退了几步。室内的灯光炽烈地刺痛她的眼睛，也照得四周的墙壁一片惨白。李闻霜突然有种想拔腿跑掉的冲动。但她只是刚刚一转身，她洁白如玉的右臂便已经被一双有力的大手牢牢地抓住！

“你不会是不想租了吧？”林先生上前一步，两只眼睛放出恶毒的目光，咄咄逼人地问道。

“不，林先生！”李闻霜美丽的眼睛闪过一丝惊慌和恐惧，随后她便又强自镇定下来，“我，我想，先看看您的身份证和房产证，可以吗？”

这个要求并不过分。林先生抓住李闻霜的手稍稍松了松，语气也稍有缓和地说道：“身份证我先拿给你看，房产证在我另一处房子里，没带在身上，你不如先签了，明天我拿给你看吧！”

李闻霜听完，已然明白这是个骗局。房主出租房子怎么会不把房产证带在身上？至于身份证，作假似乎很容易，也没什么可信用。而且看林先生刚刚那种邪恶的神情，也绝没有什么好事。也许，骗财之后，就是劫色！

“哦，是这样啊，那我明天看过房产证之后再签可以吗？”李闻霜心里咚咚地敲着鼓，还是强作镇定地跟对方商量。

林先生狡黠地一笑，说道：“那样也好。”

李闻霜喜不自胜，没想到这么轻松就可以逃脱。她轻轻地挣脱手臂，转身便往外走，想快点逃离这个可怕的陷阱。但又只是那么一转身的工夫，她不堪盈握的纤腰已经被那双有力的胳膊从背后抱住。

“我看不如这样，李小姐你长得这么漂亮，陪我过一夜，我就免去你一个月的租金怎么样？”林先生越说声音越急促，也不等李闻霜回答，便将她拦腰抱起来，转身走进卧室，“来吧！哈哈！”

“不，你不能这样！”李闻霜心头慌乱，不知所措地用力挣扎。林先生把她抱

进卧室，便一把将她扔在绵软的床上，紧跟着，就像一头发情的野兽一样扑上去，把李闻霜压在身下，一面用嘴在她脸上狂乱地亲吻着，一面往下扒她的衣服。

李闻霜被对方箍得喘不过气来，这个时候她知道，挣扎也是无济于事的。男孩的预言很准，每一步都料定得异常精确，倘若当初她相信了他的话，自己便可以免去这一场劫难。可是自己为什么不信呢？她后悔，然而后悔最没有用处。

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她想到了放弃。当然不是真的放弃，是假装放弃。如果自己表现得温顺一点，或许有可乘之机也说不定。想到这，她狠下心，突然大胆地将自己红润的双唇印上了侵犯者的嘴巴，然后她伸出原本在挣扎中的胳膊，紧紧地抱住了对方的脑袋，将十指深深插入对方的头发，然后是不顾一切的狂乱的吻。

李闻霜突然的狂野似乎让林先生有点接受不了。他的动作稍稍僵滞了一下，下手果然轻了许多。

“哈，李小姐你想通了？”两个人的唇倏地分开，林先生喘息着说道，“想不到，你这么风骚！”

“别说话！快来——”李闻霜重又箍紧了对方的脖子，将美妙的双唇主动送上。

“小宝贝儿不要着急。”他嘿嘿笑着从李闻霜身上爬起来，往下扒自己的牛仔裤子。当裤子褪到一半的时候，李闻霜知道自己要等的机会终于来了。逃生的本能促使她迅速地从床上爬起来跃到地上，然后转过身，用那只穿着高跟鞋的右脚狠狠踢向了对方的下体。

在门口保安诧异的目光中，李闻霜背着皮包走出赤月小区的大门，整理了一下衣服，并伸手捋了一把有些散乱的头发。夏日的晚风徐徐吹过来，她感到无比的轻松和凉爽。她从包里取出通讯录，迅速地翻检着电话号码。她迫不及待地想找到他，那个十年前坐在自己后面的乖巧男孩。对，就是这个名字，徐沐影。



第二章

穿寿衣的老人

都是骗人的。

从天桥上走过的时候，徐沫影忍不住看了一眼路边的旧书摊，除了几本绘着裸女色男的老杂志，就是一些风水占卜之类的书籍，封面上的尘土和污渍显示出这些书的沧桑。

他知道，这些书多数是骗人的。易学深奥而奇妙，但这些所谓大师所写的预测书籍，未免有些浮躁和虚假。他们太急功近利了。而易学预测真正的精华也不会如此落魄地流落街头，与那些不入流的旧书杂志为伍。它们应该像家传的宝贝一样，被珍视，被收藏，被反复研读。

但他已经不关心这些，因为，易学的一切都已与他无关。

徐沫影从裤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一元钞票，递给了地铁门口卖唱的瘸腿小孩，因为当 he 从那孩子身边走过，他突然觉得，自己比他命好。虽然徐沫影也穷困潦倒，没有工作，但至少他四肢健全，至少他还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至少他身边还有个善解人意的女孩支持着他，让他不至于沦落街头乞讨为生。他实在比这可怜孩子的命好多了。

在小孩的千恩万谢声中，他走出了喧闹的地铁站。他要赶着去做一份家教。就在昨天，他把陪伴自己三年的手机卖掉换了二百块钱，然后用其中的一百六十块从中介那里领了两份家教。今天要去做这份，科目是化学。

“阿姨，我做过三年家教，带过很多高三的学生，化学是我最拿手的科目，高中参加竞赛还拿过二等奖。您就放心把孩子交给我，我保证能教好……”一进门，徐沫影就忙着向那学生的妈妈推销自己。

“其实啊，我这孩子已经高中毕业了。”学生的妈妈微笑着打断他的话，“但她学的是文科，去年会考的时候化学没有及格，现在高考完了又需要把会考补上，所以请您过来教一次。”

“一次？”徐沫影不禁愣住了。一次课两个小时七十块钱，中介费都不够。

“是啊，一次就行了。孩子后天就补考。”

徐沫影有一种上当的感觉，这明摆着就是一桩赔钱的买卖。可是家教已经接了，人也已经来了，就算是上当，也要把该做的事情做完，把该拿的钱拿回来。他无奈地点了点头，准备开始讲课。

学生是个女孩，长得稍有些胖，眼光呆呆的，似乎极不情愿地坐在了徐沫影的对面。

“既然你准备会考，那我们就把基础知识复习一遍吧！”徐沫影尽量做出微笑的表情，“请你把课本拿出来。”

“那东西有什么用？”女孩双手一摊，耸耸肩，“我扔了！”

徐沫影又是一愣：“课本扔了，那你基础知识都会了吗？”

“不会，会了还用你教吗？”女孩轻描淡写地说完，转过身向屋外喊道，“妈——给我拿一袋薯条过来！”

徐沫影突然觉得，他来这里讲课就是一个笑话，他强忍着想要离开的冲动，继续和颜悦色地问道：“那你平时复习都看什么书？”

女孩站起身，在床角一堆凌乱的书中翻了几下，把一本绿色封皮的书扔给徐沫影。徐沫影接过一看，是一本《高中化学会考指导》，翻开看了看，里面全是一章章的练习题。徐沫影把书合上，抬起头一本正经地对女孩说道：“如果没有基础知识，做再多的题也没用。题目稍微变通一下，恐怕就会答不上来了。我们还是按部就班地学一下基础知识吧，两个小时，我可以给你系统地讲一遍。”

“我说你这人烦不烦呀？”女孩重新坐下来，瞪了他一眼，不耐烦地说道，“我叫你讲什么你就讲什么不就得了吗？废话这么多！谁说做题没用了？我同学都是靠这本书过关的！”

徐沫影愣了半晌，不禁自嘲地轻笑了一下。既然主顾要你放水，做服务的又何必这么认真呢？总是一味地想要负责未必是什么好事。他把那本绿皮书摊开在桌上，很轻松地对自己的学生说道：“好！现在我们开始讲课吧！”

纱窗外，垂柳间传来一阵阵浮躁的蝉鸣。

徐沫影走出学生家门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分。攥着辛苦挣到的七十块钱，他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郁闷。由于午饭的严重缩水，他的肚子早早就饿了，于是先在附近找了一家小饭馆买了点吃的。小饭馆比较冷清，徐沫影坐在角落里边吃边想心事。找一份家教不但没挣到钱，反而还赔了十块钱，不知道该怎跟女朋友说。她一定会握住他的手说：“没事没事，可以再找一份来做嘛！”

是啊，他手里还有另一份家教，这份应该不会再赔钱了吧？

徐沫影吃完饭，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附近是某路公交车的终点站，那路公交车正好可以直达浅月的学校。他一眼看到路边停着一辆车，车上灯火通明，估计是要准备出发了，便走到车前门门口，问里面正在大口吸烟的司机师傅：

“师傅，这车能上吗？”

“能上。”师傅看也没看他一眼，只是在那里吸烟。

能上就行了。徐沫影爬上车，发现车里空荡荡的，除了司机师傅，就剩下后排的一个老头。那老头看上去七十多岁，满脸的胡子楂，脏兮兮的头发一团乱，正斜倚在靠背上闭眼睡觉。这些本没有什么奇怪，怪就怪在，那老头身上穿的，竟然是一套黑底白花的寿衣！

老年人一般都比较忌讳与死亡相关的东西，即便有一些看得开的，最多也就是在家里把寿衣偷偷试穿一下。穿了寿衣还满大街乱跑，甚至跑来坐公交车的，这还真是少见。

徐沫影觉得这老头很稀奇，找个位子坐下来之后，便扭过头不住地打量他。大凡对五行术数感兴趣的人，都会对风水和相术有所涉猎。徐沫影自小学易，当然也不例外，平常人从他眼皮底下经过，他就能大概看出这个人的脾气秉性和福祸寿夭，但从这奇怪老头的身上，他却什么都看不出来。

既然看不出什么，徐沫影便放弃了。他坐直了身子，一面想自己苦恼的理想，一面等司机师傅开车。

十分钟，一刻钟，半小时。那师傅除了狠狠地抽烟，根本没有开车的意思，而且这车上也不再其他的乘客上来。

“师傅，请问您这车什么时候开？”实在忍不住了，徐沫影问了一句。

司机又使劲吸了一口烟：“这车今天不开了。已经下班了！”

“您不是说这车能上吗？”

“能上，”司机回过头看了他一眼，“但是不开！”

徐沫影心里暗呼倒霉，今天怎么老遇到这种窝心的事情。估计这司机家里出了什么事，所以心情不太爽，下班了不回家却在这里闷头吸烟。徐沫影知道，这时候说什么也没有用，下车才是正道。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向车门，迈步刚要下车的瞬间，却听见后面传来一个苍老的略带沙哑的声音：“天府坐命的小伙子怎么可以瘦成这样？”

话音虽轻，却像一个炸雷一样在徐沫影心里猛地爆炸开来，让他禁不住大吃一惊。

说话的是在后面睡觉的那个寿衣老头。车上没有其他的年轻人，这句话显然是对徐沫影说的。

天府是紫微斗数预测中的一颗主星，而徐沫影恰好就是天府星坐守命宫的人。天府本是财库，天府守命的人多半体态肥胖，而徐沫影看起来却十分瘦削。这是半年来节衣缩食的结果。那老头没有看过他的命盘，初次见面，竟然一眼瞧出他守命的主星，必然是易学高人无疑了！

徐沫影惊奇地转过头，脱口向那老头问道：“老师傅，您怎么瞧出我是天府

坐命的?”

老头长长地伸了一个懒腰，从座位上站起来，一面用脏兮兮的袖子抹着嘴角的哈喇子，一面轻描淡写地说道：“哼，这都瞧不出来，还学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做什么!”

司机听到两个人说话，这时候也转过头来，不耐烦地说道：“行了，快下车吧，有什么话都下车去说!”

徐沫影赶紧走上两步，扶着寿衣老头胳膊下了车，正准备请教刚才的问题，那司机却跳下车来，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道：“你小心点吧，这老爷子八成是个疯子！我每天一下班，他就准时爬上我的车睡上一个多小时，拦也拦不住。你呀，能离他多远就离多远吧!”

听到司机的话，老人也不计较，反而“嘿嘿”地笑了两声：“你这可就说错了，我是从坟场里爬出来的，可不是从疯人院逃出来的。”说着，老人指了指自己身上的寿衣，“看到没？这身行头还没换呢!”

老人一脸认真的样子，把司机吓得赶紧又走开两步，转过头对徐沫影说道：“得了，这老爷子八成是真疯，我还是闪人吧！兄弟你自个儿保重，拜拜!”说完，他迈着大步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老人突然像孩子一样咧开嘴笑起来，然后转头问徐沫影：“我是从坟场里爬出来的，你怕不怕?”

“不怕!”徐沫影摇了摇头。他认定这老头是精通占卜的高人，而印象中，世外高人往往有些癫狂，但若说老人是从坟场爬出来的也并非全不可信。只有死人摆脱了五行阳气，从面相上才看不出任何生命信息。徐沫影强烈的好奇心促使他继续问下去：“老师傅，您到底怎么看出我是天府坐命的?”

老人收敛了笑容看着徐沫影，把眼睛一瞪，问道：“现在的年轻人都像你这么笨吗?”

徐沫影一脸尴尬。学占卜是需要悟性和机缘的。像徐沫影这样，十几岁就能精确推算到事情发生具体时间的人，已经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很多当代占卜界所谓的大师，推算的命中率和精确度也没有这么高。不懂易学的人，认为易学很神秘，充满了深不可测的玄机；粗通易学的人，认为易学很简单，不过是一些有章可循的演绎和推理；只有真正精通易学的人，才能够灵活而充满创造性地去进行推演和测算，这其中智商不够高或者思维不够缜密的人同样不能达到较高水平。尽管徐沫影中途放弃了对易学的修习，但他的水平也绝对不容小觑，而眼前这来历不明的奇怪老头，明显对他的能力充满了不屑。徐沫影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老师傅，我确实不懂，还请您指点一下。”

老人又瞟了他一眼，懒洋洋地说道：“其实这很简单。我不但知道你命坐天府，还知道你整个紫薇天盘的布局。事业宫是天相、禄存、文曲、左辅，迁移